

永樂大典

卷五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一東

中庸十五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

之矣。

朱子章句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

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朱子語類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鈎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作索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德明問索隱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湯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呂氏解素隱為方鄉乎隱素隱行怪為未當行而行之且舉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為證恐非本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一

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為怪僻之行者爾意甚分明何必曲為之說乎呂說未安侯氏以夷齊下惠為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展門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為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亦是谷楊至之素隱行怪一章大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融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鶴圖龍圖無分別也程子遺書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衛湜集說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餐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脩身以俟命謂之行法則不脩身以逆命謂之行怪蕭陽林氏曰隱者本非美事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蓀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返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人之主便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為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古以來作舟車為宮室闢田疇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工人其代之豈可徒隱行怪者為惟異之行使後世之人學之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悔而行惟以釣名害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為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

未害也而又行惟以求名則偽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惟。惟則非中。惟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注謂素為傭。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為證。謂素為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賸索隱。易以為聖人之學。豈行惟者可言索隱乎。張南軒集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為而隱。皆素。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陳埴木鐘集夫子素隱行惟。吾弗為之矣。又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既惡之。而復取之。何不侔。素隱行惟。乃賢智之過者。不是不好底人。但不合聖人之中庸。故不為之耳。趙順孫纂疏。索按漢書。五行也。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陳櫟詳解子曰。素隱行惟。素當作索。今有人考索隱僻之理。是知之過。而求知人所不能知。過行詭異之事。是行之過。而求行人之所不能行。此不當強而強者也。後世有述焉。此人欺世盜名。後世有稱述之者焉。吾弗為之矣。孔子自言我必不為之矣。倪士毅輯釋通證。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惟。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素隱。暗之事。許謙叢說。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何文淵事文引證。漢書當作索。前漢藝文

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將求於外者也。聊以適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無休揚於胃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詭歎作過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惟。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師古曰。程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素隱暗之事。而行惟過之道。安今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意。趙德叢義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按漢元帝時。東郡不屠。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卜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學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後竟以此亡其身。成帝時。王鳳專政。諸王大盛。劉向因災異之變。乃竹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進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為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秦始皇紀。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者。始於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獲水德之瑞。且從所不勝為水德。而正以十月。其後孫奕亦用其說。見信於當時。通鑑論斷云。了翁所謂鄒衍一時之談。諸儒十載之感。信哉。荀子所謂苟難者。荀子不為焉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賈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責者。非禮義之中也。註云。申徒狄恨道之

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投于河莊子言義曰。歿特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沉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尾生與婦人期于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卷註。申徒狄。討特抱石自沉于荆。魏公著句解。子曰。素隱行怪。素音索。謂深求隱僻之理。過為詭異之行。後世有述焉。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之者。吾弗為之矣。此不畜強而強者。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祝洙附錄語錄問。半途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途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董誥趙順孫纂疏。遵道而行。且行有不逮。陳氏曰。遵道而行。似乎能知半途而廢。實未能行。陳櫟詳解。君子遵道而行。此君子字亦是泛說。君子依理而行。雖能擇善而智足以及之。半途而廢。乃力之不足。半路而廢。而實

不能力行。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弗能已矣。孔子自言。我明不能如是而止矣。聖人非勉強而不止。蓋至誠無息。自不能止也。王奎文發明素隱之為。索隱當矣。或疑夫子傳易。未嘗不曰探賈索隱。而此之索隱。孔子自謂弗為何耶。蓋賈隱之隱可索也。隱惟之隱不可索也。通看一句文義。可見大學云正心。孟子云勿正心。亦猶是也。索隱是隱字不同。正心是正心不同。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二字疑衍文。胡炳文通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馬豫輯義。君子遵道而行。至吾弗能已矣。此一節言能擇而不能守也。史伯嘗管窺第十一。章半途而廢。章句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發明引鏡。次曰。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冉求以畫為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辨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為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途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為訓。宜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峰乃如此言者。蓋自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似未可遂指為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道而廢。非畫而何。魏公著句解。君子遵道而行。

永樂齋卷五百五十六

三

不能力行。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弗能已矣。孔子自言。我明不能如是而止矣。聖人非勉強而不止。蓋至誠無息。自不能止也。王奎文發明素隱之為。索隱當矣。或疑夫子傳易。未嘗不曰探賈索隱。而此之索隱。孔子自謂弗為何耶。蓋賈隱之隱可索也。隱惟之隱不可索也。通看一句文義。可見大學云正心。孟子云勿正心。亦猶是也。索隱是隱字不同。正心是正心不同。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二字疑衍文。胡炳文通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馬豫輯義。君子遵道而行。至吾弗能已矣。此一節言能擇而不能守也。史伯嘗管窺第十一。章半途而廢。章句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發明引鏡。次曰。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冉求以畫為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辨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為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途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為訓。宜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峰乃如此言者。蓋自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似未可遂指為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道而廢。非畫而何。魏公著句解。君子遵道而行。

永樂大典

卷五五六

能擇善也。半途而廢。中道而止。力不足也。吾弗能已矣。此當強而不強者。若聖人。則至誠無息。自不能止矣。君子依乎

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

之。朱子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類勇而格如

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宋梅菴集唯聖者能之。張云。子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吾。想來樂未發處。屬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雍容閑暇。而理致自遠。似不如此之駭遽而張皇也。祝洙附錄語錄。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兩句。結上文兩

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為之意。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董銖張南軒集。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

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絕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盡其道為難。真西山

讀書記。愚按。素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素隱。或謂以中庸名書。而言中者。僅止於偏首之十一章。然則費隱以下。皆非中乎。曰不然。夫所

永樂大典卷五五六

四

謂中者。豈有他哉。天道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即中也。自此以下。或言天道之自然。如鳥魚飛躍之類是也。或言人道之當然。如

道不遠人之類是也。何往而非中哉。朱子謂中庸一書。不越乎誠之一字。愚亦謂此書所言。無一非中。中與誠。豈二物哉。學者即全書而細味之。自

可識矣。不必以正言中。虞方為中也。陳標發明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陳氏曰。夫子自謙如此。即此亦不已之意。尤

足以見聖人之所以聖。陳標詳解君子依乎中庸。此君子字說得重。君子不為素隱行怪。則惟依乎中庸而已。依。讀如依於仁之依。謂操依而不

遠也。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途而廢。所以隱遊避世。不見知於人而無所悔。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待勇而自然無息

者。正吾夫子之事。而不以自居。故曰。惟聖人能之。若云。我無能為。夫子之自謙。每如此。胡炳文通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若

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途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故言為

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以今汝畫責再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此通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

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弗為於彼。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應便見非夫子不能。夫子自是聖人。故不以聖人之能自居。學者未至於聖人。不可不以聖人之能自期。人不知而不愠。而夫子曰。不亦君子乎。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夫子曰。惟聖者能之。於此至者。當有得也。馬稼緝義。此一節言能擇又能守。以結上文兩節之意。魏公若句解。君子依乎中庸。不索隱而行。遜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途而廢。雖隱遜而不見知於人。尤不悔也。唯聖者能之。孔子謙不自居。故曰。惟聖者能之。

程復心章圖

此皆言知仁	不當強而強	素	隱	知之過	聖人所弗為
強學同	吳	當強而不強	適道而行	知之及	聖人所弗已
勇當否之異	不待強而格	依乎中庸	行之至	唯聖者能之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六

五

朱子語類。素隱行惟。不能擇。半途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周曰。程子輯畧。呂曰。惟者。君子之所不為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為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衛誕集說。子曰。素隱行惟。主唯聖者能之。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惟。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途而廢。當行而不行之。行之不及者也。素讀如係。鄉之係。猶素其位之素也。君子之學。方卿手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惟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進德脩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為。力非不足。而畫馬則自己者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悅。行之於己。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合之先王。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焉能及是哉。建安游氏曰。吾弗為之。履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樂其內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為言。無待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守也。

逸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
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優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廷平
揚氏曰不以成德為行而以詭異矜世則其流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
雖有迹焉君子不為也以道為高疑若登天然則半途而廢者蓋有之其
其若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頽崩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
者對遠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遠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
端乎天紳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
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貧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君子居夫貧賤而
有悔則為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悔則為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間
也行道君子臨小利害一暫進退而弗利厥躬弗快已欲則悔心勃然而
生焉不知夫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之
知乎然而仲尼之意不在乎是也樂之與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
為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始有微動焉是與天地相似是與鬼神
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乎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勝其榮也情
失於外而悔不可勝其辱也此非仲尼之心乎 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為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六

六

事而行惟焉過也半途而廢卒自畫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者非謂
山林長往巢棲谷處之謂也韜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真武
子之知邦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如此者非愚也蓋
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已下而爵祿居已上則必有怨心見有人才知
在已下而名譽在已上則必有怨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
悔者唯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唯聖人能之此既
陳隱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再言君子隱遯之道 山陰陸氏曰此龍
德也故唯聖者能之 廣安存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
一則困而易悔惟君子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不能
也惟則說謊詭譎則易以動人耳目藉此為名使後世稱述學者之失多
在於此若半途而廢則用力已多而有困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汝畫畫者止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賢乎止而不進
也孔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
遵道而行之文屬半途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恐非通論
嘗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為行惟釣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漸之
因言弗為半途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

也。至於時止則止，特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間，體認得實然不易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必弗為，半途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俱也。遊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于此則聖人，其曰惟聖者能之，非絕人也。直以為聖人成能在日用間耳。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詭譎而行，恠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之謂後世有迹焉。若人者常失之太過，君子有所弗為者，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途而廢，俄有自息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己者，欲其跂而及也，既俯而就，又跂而及，所以能乎中庸矣。蓋有過行而遊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唯依乎中庸而遊世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吝焉。非聖人不能及此。新定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為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遊世無閔，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其不離乎群，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又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在人君，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也。天下庶其治乎。彼編曲之士，遊迹山林，去人也遠，為一身計，則得矣。如民物之不得其所，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勢禁深山茂林，亦何自而

獲安。昔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侘之行，人樂稱之，故有迹於後世。吾弗為之能知也。半途欲廢而不肯已，能行也。遊猶避也。唯弗為，故依乎中庸，唯弗已，故雖避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蓋夫子之謙。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故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己之說。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終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侘，過而反常者也。豈得為庸。半途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為中。是必依乎中庸，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憂，是理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者，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四明袁氏曰：遊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遊世無求知之念。蔡淵綱領目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言達德之事。君子之學，知而行之，與悠久不息而已。知者智也，行者仁也，悠久不息者勇也。故子思述此三者，以明脩德之要。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鏡香石洞紀聞：問君子依乎中庸，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既曰君子，又曰聖，何也。先

永樂大典

卷五五六

生曰。言君子而聖者也。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谷梁玉洲問章句於索隱。行惟。及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皆以知行強釋之。至君子依乎中庸以下。則去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及觀先生建安講義。似亦專以知仁為主。近觀先生中庸第二圖。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惟為行之過。而非得。半途而廢。為知之不足。而非勇。而以君子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避世不見知而不悔。為勇能不變。深得此章之旨。未如是否。先生曰。然。同上。盧孝孫集。魯聖賢言語。固是渾融。然其中條理。毫髮不可差。如此章可見。許謙叢說。索隱知者之過。行惟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惟。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途。而不力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為隱。惟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途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多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前章言至

永樂大典卷五五六

八

死不變強。故矯。此又言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處厄。窮而裕如者。為尤難。故于思連引聖言以為戒。此亦章中一意。第一節。索隱。行惟。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事不賴勇而裕如者。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為索隱。行惟。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途而廢。仁也。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史伯。壻管。窺章句於此。二節。皆以知行強釋之。於第三節。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既氏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惟為行之過。而非仁。半途而廢。強之不足。而非勇。而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避世不見知。為勇能不變。雙峰豈不以第一節。索隱。與行惟。可見知與行意。而不見勇意。故但以為知行之過。而不言強。殊不知就隱。惟二字上看。便可見強意。若是不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惟。處者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惟。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况強。只就知行上見。知行之外。何處懸空。用得強。雙峰亦自以為知行之過。過非不當強而強之意乎。雙峰於第二節。自謂會得章句之意。却又病其不得經文之意。故如此改耳。然章句之意。實未

易會經文之意實唯章句為得之耳何則夫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如章句說既曰能擇乎善知足以及則似乎知之已到了但曰力之不足行有不逮則似乎只是行上欠強者不應勇只強於行而知無預焉此雙峰所以疑也殊不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持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豈非知行未嘗不相因之謂乎然知行所以有始無終如此者亦以其力不足而不能強耳故曰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是能強則行之自無不力而所知亦不為徒知矣又豈非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之謂乎雙峰於第三節以依乎中庸為能擇能守之見知仁之意則遵世不悔一語無着落處故只得以為勇能不變殊不也章句曰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故可為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六

九

知終之意乎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遵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途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舍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雙峰蓋不知也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注之旨可識矣或疑章句知盡仁至之上有中庸之成德一句正是應經文依乎中庸之意言之則知盡仁至亦是指依乎中庸而言耳曰章句中庸二字雖應依乎中庸而言成德二字則已指遵世不悔之意言矣依乎中庸固不可不謂之知仁若雖依乎中庸至於遵世不見知而猶不免於悔則亦與半途而廢者何異謂之成德可乎謂之知盡仁至又可乎以此見成德與知盡仁至皆指遵世不悔而言無疑矣或又疑上二節章句不當強而強當強而不強

皆只就本節知行上見勇意則此節不賴勇裕如亦只以為承知盡仁至意說下不必以為因上節吾不能已之意而發豈不先於侵過界分不如此之纏絆乎。上二節兩結句已豫及此節二句界分。此節二句却正是因上二節豫及界分而收拾之。但其辭微婉不直致耳。章句若不於此節明言之則常人之見又孰知不為索隱行恠之即是依乎中庸不能半塗而廢之即是遊世不悔哉。然則不賴勇而裕如章句亦是取上節之餘意以還補此節之正意耳。何纏絆之有。况亦有自反之身之以造聖域者則其知盡仁至却正是因勉焉不敢廢乃能如此。謂其亦不賴勇而裕如不可也。唯夫子遊世不悔乃是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初非勉焉不敢廢者。故其知盡仁至可以為不賴勇而裕如耳。雙峰以為勇能不變不唯與聖人從容自然之意不類亦與夫子吾弗能已之言相悖。不知識者以為然否。發明不為索隱行恠而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遵道而行仁之至也。弗能半塗而廢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恃勇而自裕如也。按遵道而行一句即是依乎中庸之意皆知行之始事。但有淺深之不同耳。只當裕在半塗而廢一傳上。發明乃分章句不為索隱行恠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遊世不見知而不悔二句配知之盡與不賴勇而裕如

之意却牽上節遵道而行一句配仁之至意然則依乎中庸反淺於遵道而行耶。三句皆不勝纏絆而此句尤甚。殊不思此章三節章句皆以此字言之如此節此字亦是此節自有此意又何必牽上節一句以說此節之意耶。熊禾標題事義總結上九章之意首言過底人。次言不及底人末言中庸。曾貫標註子曰素隱行恠。至唯聖者能之。或問首章以戒懼慎獨言此上十章乃以知仁勇言何也。曰戒懼者存養於平時慎獨者臨事而省察二者由內而外由靜而動乃成德之自然也。知仁勇三者非於戒懼慎獨之外別有工夫也。知所以知此即所以明乎理欲之辨也。仁所以體此即所謂存天理而遏人欲也。勇所以強此即所謂強乎仁知者也。三者之序先知後行乃入德之次第也。趙次誠考義素隱行恠知行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知行雖有及有不及然行之而至於廢則必其知之不真故朱子曰知雖足以及之亦有以見其知之將及而未未能得其闢奧之意均之為不及矣。然不及者力不足之謂也。說氏引冉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以為正夫子之所謂盡者夫半塗而廢則冉求之所謂力不足也。盡則能進而不敢與力不足者異矣。而說氏不知別焉。然力不足而廢者雖不足以語不悔之聖人而猶不失為君子。是故言君子於遵道而行所以

明素隱行惟之為小人也。言君子於依乎中庸所以別成德之君子。於知而不能行之君子也。言君子而復曰聖者。見君子之成德。即聖人之能事。而學者有不可忽也。饒氏曰。謂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惟聖者能之。是蓋分依乎中庸者為君子。而不見知而不悔。方為聖人。殊不知依乎中庸與不見知不悔。皆聖者之所能。而為中庸之成德。初未嘗分君子聖人而異屬也。許白雲又以聖人之不為素隱行惟為知。依乎中庸為知之盡。不能半塗而廢為仁。避世不見知而不悔為仁之至。而不知不為素隱為知。不為行惟為仁。而依乎中庸為知。而遵道而行為知。不能半塗而廢為仁。而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兼知仁。何可以素隱行惟與依乎中庸皆言知。而弗能半塗而廢。與不見知而不悔。皆言仁哉。陳華祖提綱第十一章。亦承上章素隱者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知者過之。行惟者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賢者過之。此不當強而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為。君子遵道而行。此知雖足以及之。半塗而廢。則行有不逮。此當強而不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能。已惟不為素隱行惟。此所以依乎中庸。惟不能半塗而廢。此所以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蓋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賴勇而裕如也。非吾夫子不能。

猶謙不自居。而曰惟聖者能之。所謂中庸之成德是也。故以是而終前十章之義。項安世臆說上章既分智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之盡其心也。然又恐人謂其難。故下章以所行所行之近。反復言之。錢時融堂管見子曰。素隱行下。孟切惟。至唯聖者能之。素猶白也。素隱言無可容儀而沒隱也。述。稱述也。依。不離也。素隱行惟。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夫子所弗為。半塗而廢。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也。夫子所弗能。直是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無須史。雖然。夫子於此。則又不敢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袁蒙齋集死主出處人之大節也。非特處死生難。處出處亦難。上章既言至死不變。此章言隱避之事。素猶素其位之素。言素於隱也。素隱不顯。則君臣之義發矣。是天下之惟行也。任止久連。各當其可矣。以惟為難。使見述於後世。直盜虛聲耳。夫子深貶之。故曰。吾弗為之矣。君子其遵道乎。既曰道矣。而又半塗而廢。則何以遵此道之極。夫子許其遵而答其廢也。故曰。若我則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遵道而行。惟又非半塗而廢。道非中庸而何。避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避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自知自避。寧願

永樂大典

卷五五六

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為。聖者之事。中庸在斯。性命在斯。惟避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避世。實一機也。素隱不顯。大義廢矣。惟也。吾弗為。其邊道乎。既曰道矣。奈何而廢。吾則弗已。吾惟依乎中庸。不惟不廢。世雖莫我知。泰然無悔。肥遯也。唯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能之。薛季宣浪語集素隱行。惟揜其素行。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半塗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為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為。為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避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於此乎。字路陽先生集素隱漢書作素。若以無德而隱為素隱。如素履之素。講亦通。素隱行惟。庸而不中。半塗而廢。中而不庸。弗為是能而弗為。弗能是必為而弗能已。惟聖者能之。聖無特自滿。自是至誠無息。天之道也。非謙辭。谷梁與權規約管子曰。素隱行惟。三吾弗為之矣。此章承上章亦言勇之事。素隱則知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行惟則行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上章言勇。皆以風氣所習為重。此章言勇。皆就學力所至為重。素隱行惟。既非中庸之道。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雖能擇乎善。而不能持久。是豈勇之謂乎。為之不勇。則必至於半塗而廢矣。孔子所以不能已者。是仁勇之兼進也。素隱行惟

永樂大典卷五五六

十二

者。既失之過。半塗而廢者。又失之不及。故下文乃言無過不及之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依乎中庸。不惟不為素隱行惟而已。又且和不流。中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皆知仁者之能事。而勇在其中。至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其為勇也。不亦遠且大哉。此蓋潛龍確乎其不可拔之意。即大舜既獲若草。若將終身之特。孔子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之際。此所謂正吾夫子之事。乃不自居。而曰唯聖者能之。亦自謙之辭也。國無道至死不變。乃顏子不改其樂之事。非聖者極致也。至此。則知以擇之精。仁以守之固。勇以造其極焉。則中庸之道畢矣。此十章。雖曰發明首章道不可離之義。然先舜禹相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至此。而亦無餘蘊矣。此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而接夫道統者也。性理會元呂云。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惟。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龜山云。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答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姚士悅集素隱行惟章。朱子曰。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論語子路成人章。程子曰。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然則武仲。公綽。卞莊子。果舜顏

淵于路之比乎。中庸以德言。論語以質言。鄒定炎衍義孔子曰。平素以未隱辨之理。行詭恠之行。然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無徒焉。此知之過而不擇善。行之過而不用中。不當強而強者。吾弗肯為之矣。君子而能遵道而行。是知擇善矣。半途而廢。是力不足也。此又知雖足以及之。而不達。善強而不強者。吾則弗能已止矣。君子不為志隱行。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則雖隱避於世。不得見知於人。而亦不悔也。此正古天子之事。而不自居。但曰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仁之至。如之至。不待勇而格如者。

右第十一章

朱子

章句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篇。

朱子家山圖書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六

十三

第二章圖

- 第一節明君子小人之中庸本同而時中無忌憚之異
- 第二節嘆中庸民鮮而道不明不行
- 第三節大舜執中用中之事
- 第四節中庸擇而守之道
- 第五節中庸之難能
- 第六節謂世人違性而行中道而蓋惟君子依乎中庸

此章彙集夫子平日所以論中庸者凡六節係之首章之下以推原中庸所以名與所以作中庸之意

饒雙峯講義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至唯聖者能之。中庸一書子思子明道傳教之書也。自今觀之。首章以中和為言。而先之以戒懼謹獨。次章而下。以中庸為言。而繼之以擇守強橋。夫道一也。始曰中和。而繼曰中庸。教一也。於致中和。則欲其戒懼而謹獨。於蹈中庸。則欲其擇守而強橋。名既不同。而所施之功力亦異。其故何哉。蓋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質。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為中。其已發也。則為和。是中和者。以人心性情本然純粹之德而言也。若夫氣質則有剛柔強弱。知愚賢不肖之不一。故不失之過。則或失之不及。過者亢於高遠。不及者淪於卑陋。唯中者。人心之至德。而天下平常之理也。故必裁

其過勉其不及以求合乎中庸然後無二者之偏焉是中庸者以天下事理當然之極而言以為過不及者之準的也子思中庸之作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而其下專言君子而不及乎小人以性之無不善無不中也次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悉賢不肖南方北方相形言之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惟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戒懼謹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戒懼乎不措不聞因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也謹之於獨措獨聞因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也存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其此之謂也然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苟非於中庸之道擇之精而守之固則亦何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而使之復其初哉擇之精知也守之固仁也以此而矯其偏勇也有是三有以行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為之累而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過而不得其性情之正矣子思以舜之大知回之振厲子路之問強次第而條列之其以此與由是觀之前言戒懼謹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然之性情後言擇守強矯者所以使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二說雖殊用實相參學者誠能以是體之吾身則進道之方無餘蘊矣昔先師勉齋先生嘗謂曾曰中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

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教人之指愚常服膺斯言而未深識其所以然之故潛玩既久乃若粗有省焉痛惟先師遠矣九原莫作雖欲奉而贊諸中几之傍而不可得今者恭遇倉使戶部致崇師道建祠繪像以與此邦舊治之士共瞻仰之魯不敏既辱與觀禮之末而又辱俾誦所聞辭不獲命謹試述其一二以求正于同志是否尚幸有以教之曾近與諸友口講中庸自首章以至第十一章前十章言之已詳獨後一章之義有未竟者今將別去敬取此章為申言之謹趨嚮堅持守是所望於同志之意也子曰素隱行惟至惟聖者能之愚嘗熟復此章之言竊謂學道者當以中庸為準的學中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何以言之道之在天下過則失之抗不及則失之陋惟中庸為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此人之所當知所當行者也然氣質之稟不齊賢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之不及而中庸之道每患其不行不明於天下欲學中庸者將於何而取則耶古之聖人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故其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當然而自無過與不及凡其氣質之偏者皆當視此以為之準的或俯而就或跋而及以庶幾不失乎其初焉此子思子中庸之作所以自仲尼曰以下十章既引夫子所論中庸之語反覆開示於前而復以

夫子之所自道者。繼之於後。豈非以中庸者道之準的。而聖人者又所以為學中庸者之準的。與。自今觀之。索隱行性。此賢知之過乎中庸者也。索隱者。深求隱僻之理。以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行性者。過為矯激之行。以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若老氏不求道於實有。而求之虛無。佛氏不求性於至善。而求之空寂。墨氏為仁而兼愛。以至於無父。楊氏為義而為我。以至於無君之類是也。是二者以其說足以誣民。其行足以詭俗。故不惟當時之侏者惑之。而後世亦容有稱誦而慕效之者。常情於此。鮮有不眩於是非者。而夫子則曰。吾弗為之。所以深惡夫邪說。詖行之害道。而痛絕之也。遵道而行。半途而廢。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求之孔門。再求自謂非不悅。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故其仕於季氏也。於泰山之郊。則不能救。於顓臾之伐。則不能止。甚者為之聚斂。而附益之。是固夫子之所謂。蓋者。至於確實。如子夏。其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信而力行者矣。然他日。退老於西河之上。猶有可議。如曾子之所云者。豈亦未免半途而廢者耶。常情於此。寧不以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容有力之不足。而然者。而夫子則曰。吾弗能已。蓋其天理之純。自然不息。而窮通得喪。死生禍福。舉不足以為之間也。夫不為索隱行性。則其所依者。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則雖遷世不見知而不悔矣。此知之盡仁之至。正吾夫子之事也。而乃曰。唯聖者能之。而不自居焉。又以見聖人德盛體恭。謙卑自牧。雖處既聖之地。而未嘗有一毫自聖之心也。嗟乎。中庸之道。人之鮮能久矣。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是固不足與有言有行矣。幸而有不自暴不自棄者。若可與有言有行矣。而求知之過者。乃至於索隱行之過者。乃至於行性。是則非惟不足以進道。而適足以為斯道之害。其賢於自暴自棄者。亦無幾矣。所謂過猶不及者也。又幸而有不索隱不行性者。若可與遵道而行矣。而力之不足。而不加勉。又有半途而廢者焉。是何中庸之道。擇之難。而守之尤不易耶。學者於此。盍以聖人為之準的。凡聖人之所不為者。我則絕之。勿使有一毫之近。以聖人之所不已者。我則勉之。勿使有一息之間。斷聖人之所不自以為能者。我則已知常若未知。已能常若未能。而汲汲焉。益求以進之。則於學中庸之道。庶乎其得之矣。苟為不然。舍聖人而師己。意以吾之所是者為道。以吾之所便者為中庸。高者流於隱性。弱者泥於半途。而小有善者。又或喪於矜伐。欲其依乎中庸。而不悔也。難矣。有志於道者。可不謹哉。可不謹哉。趙次誠考義總論二章以下十章之旨。章句謂此十章為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首

永樂大典

卷五五六

章之義。愚竊推子思之所引者。而知其意之不能無在矣。蓋十章之中。每一章立論。必以一章嘆世教之衰。以明所論之意。為二章言能中庸。為君子。反中庸為小人。而此章則嘆中庸之鮮能者久。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則嘆道其不行矣。夫六章言舜之大知。而下章則嘆人之皆曰子知。而禍不知辟。中庸不能守。八章言回之能擇中庸。而下章則嘆夫人於天下。國家爵祿白刃。或可均可。辭可蹈。而中庸則不可能。十章言所教子路之強。而下章則數世之索隱行恠。不當強而強。半途而廢。當強而不強。然十章之首先之以君子。小人之邪正。次之以知行之過不及。邪正所以明心術之不可以不謹。過不及所以明學術之不可以不明。此二章實十章中之要領也。是故重君子。小人。章言之。則中庸之所以有能與不能者。由於君子。小人心術之邪正。而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心術之不同者。由於道之明不明。行不行也。知行之過不及。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小人之反中庸也。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君子之中庸也。索隱行恠。小人之反中庸也。依乎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始之以君子中庸。終之以君子依乎中庸。知君子之所以依中庸。則知小人之所以反中庸矣。其不以依對反而言於前者。前後互見也。然則依中庸而遷世不見知不悔。所以結前章君子

時中之義。而索隱行恠。所以結前章小人無忌憚之心也。至若重知行章言之。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以舜而擇之。審行之至。以回而知之。真守之固。以子路則教之擇南方之強。而不至雙其所守。則皆不為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於知行矣。索隱者。知之過。遵道者。知之及。行恠者。行之過。半途而廢者。行之不及。仲尼之依乎中庸。則不為索隱。行恠之過於知行矣。仲尼之不見知而不悔。則不為半途而廢。之不及於知行矣。或舉舜顏淵。子路而分之。言之。或舉孔子而該言之。無非所以明知行之無過不及。而聖學之所以成也。然則索隱行恠。所以結前章知行之過者。而遵道而行。半途而廢。所以結前章知行之不及者也。雖然。凡所以別邪正之心。明知行之學。則又在於成三達德而已。其言舜顏淵。子路。雖若於三達德各專其一。而實未嘗不兼見焉。始而舜之好問。知也。隱惡揚善。仁也。執兩端。知也。用中于民。仁也。不言勇。不賴勇也。其次如顏子之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守而能拳拳勇也。教子路以不為南方之強。而和不至於流。中立不至於倚。知也。未達之所守。與平生之所守。仁也不變。勇也。其終也。則結以仲尼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格如。然則言知仁勇而始終皆舉聖人。以為言者。蓋將全君子之中庸於生知安行之學。而信

乎有以終首章之義也哉。魯立武指歸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是章集夫子平日論中庸者。推原作中庸之意。凡六節。第一節謂中庸之道。不以君子而有。不以小人而無。君子之有此中庸也。循性而行。須臾不離於道。故曰特中。小人之有此中庸也。違性而行。無所不至。故曰無忌憚。大哉特中之義乎。易曰。蒙亨以亨行。特中也。蒙昧而求通。純一而無偽。赤子之心也。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是謂大本之中。迨其將發。動必由中。是謂特中之中。所謂戒懼謹獨。所謂執端用中。所謂擇乎中庸。莫不致察乎危微之幾。惟與乎已發未發之際。是謂不失赤子之心。是謂允執其中也。聖賢心法。惟在乎此。故此章首揭特中之義。二節歎至道至德。人皆可能。世衰道微久矣。斯民之鮮也。又歎知者愚者不知。擇中庸。知不真。則行不篤。故道不行。賢不肖者不能守中庸。守不固。則行不著。故道不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謂中人之性。何莫由斯。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雖或甘食甘飲。未得其正者。飢渴害之。然飢食渴飲。人之至性存焉。不可一日廢者。中庸之道。固原於性也。其終不行矣。夫蓋三歎焉。第三節求之。古人宜莫如舜。所以受之堯。授之禹。即此中也。虞書備之矣。端者發端之始。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四端。此所謂兩端者。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六

十七

即人心道心之幾。危微之幾也。發動之初。知所持守。則發皆中。節以之建。用皇極於天下。此舜所以為大知歟。好問察言。即聽言詢謀之旨也。第四節以乾之象推之。乾之九二。體為中。用為庸。惟明則知所擇。惟誠則知所守。二爻之變。為雖坎。得之則為離之明。坎之誠。失之則為離之昏。坎之陷。存乎知與不知而已。知莫大於舜。執兩端而用中。其次莫如顏淵。擇乎中庸而能守。舜達而在上。乾九五事也。顏子窮而在下。乾初九事也。故中庸兼舉以明之。第五節子路嘗因夫子以蹈白刃。為能事。安於中庸。不可能而自負其勇。遂以強問夫子之誨之也。卒歸之中和之教。外和而內不流。內有所立。則外無所倚。處乎世。不以安榮易其充實之美。居亂邦。不以患難易其死生之節。此四強者不動心之勇也。第六節素隱行。惟是違性而行。不能擇中庸。聖人弗為也。半塗而廢。是中道而畫。不能守中庸。聖人弗已也。避世不見知而不悔。依乎九二之中庸。初九潛龍勿用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通六節而觀。則中庸之至德。中庸之難能。與夫聖賢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淺深次第。歷歷可見。

胡唯致知篇

此章二十一章皆論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事處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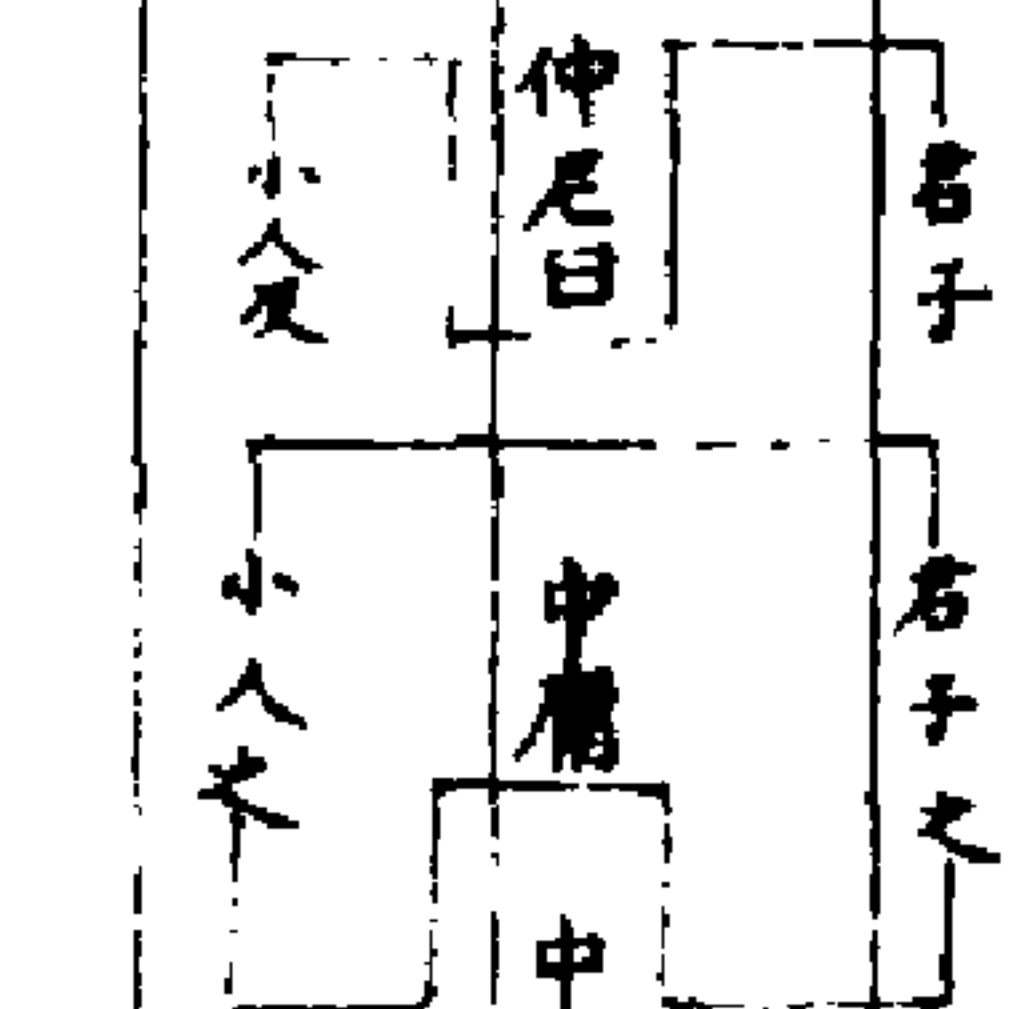
君子而特中 然人所司得初無難事 過則失中不及則失中

變和言滿皆以情性言之

至矣

千氏

中庸之章



則曰中和以第
德行言之則三
曰中庸然中
庸之中實兼
中和之美也

子曰中庸其

鮮能

久矣

故惟中庸之德為至

小人無志得 但民不與行故鮮能之

小人而之所以及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第四章

子曰道之

我知之矣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五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故不明

不明也

知者過之 為不足行

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

賢者過之 為之足知

不及行又不知所以知

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

諸人則非知者之過矣

其所以為舜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一統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又能統其兩端而用其中

則非愚者之不及矣

知尚不知過
第 音獲前齊而莫之選
七 子曰人皆予知皆不得為知也
擇乎中庸不能養月守

能擇不知守

非賢之過矣
第 擇乎中庸 此行之所以無過不
八 子曰回之為人
得善服膺弗失 又而道之所以明也
非不肖之不及矣 能守

三者難而力

第 國家可均也
九 子曰爵祿可辭仁中庸
也 能可也
白刃可蹈也

中庸易而難

第 南方之強 寬柔以教 南方
十 子路問強子曰 不教無道
北方之強 枉柔以教 北方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

不足強 君子居之 故君子
之強也 而強者居之
有德不憂 即子路五氣之則
知而不死 習之強 所謂中庸
強哉矯 能非自強
中矣尚 德之強也 不能擇為中
無道死不變 進之以德人之德

永樂大典卷五百五十六

十九

第 素隱行怪後世有違焉吾弗為也
十一 子曰君子依乎中庸
知而不悔 惟聖者能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勇之不及

第十 章承上章愈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非世俗所謂德也
右第二章君子中庸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朱子謂皆論中庸以釋
首章之義鏡氏謂此十章聖人立中庸之標的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
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鏡氏發明朱子之意至矣蓋小人之及民之
鮮能賢知者之過愚不肖者之不及皆氣質之偏而戾乎中庸者知能擇
仁能守勇能強矯皆聖賢立教使人反其氣質之偏以歸乎中庸也故第
二章言中庸之道唯君子惟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小人所以分者固由
於氣質之偏而尤繫乎趨向之異經之而字傳之又字其義可見第三章
承上章言中庸之道不唯小人反之而凡民亦鮮能之蓋凡民雖不盡至
如小人之無忌憚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此其所以鮮能也第四章言
道之不行不明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足上章鮮能之意朱子

永樂大典

卷五五六

章句中特發生稟之異一語。此饒氏變化氣質之說所從來也。第五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上章言道之不行。由於不明而終之以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曰不明。曰鮮能知。皆主知而言也。此章曰道其不行矣夫。惟其不明。是以不行。則主行而言也。要之民鮮能以後諸章。皆承上章不明不行。而以知行分言之。必如第六章。雖之知而不過。則道明矣。蓋好問好察。過言則樂取。諸人以為善而非智者之過矣。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於三達德為智之事。第七章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而莫知辟。以况能擇中庸。而不能養月守者。亦承上章大知而言。以起下章能擇能守之意。能擇能守。必如第八章。顏子之賢而不過。則道行矣。蓋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過。服膺弗失。則無不肖者之弗及。此於三達德為仁之事。第九章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三者難而易。中庸不可能。中庸易而難。蓋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強哉矯之意。第十章子路問強。以明能擇中庸而能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又非世俗之強也。此於三達德為勇之事。第十一章則兼知仁勇而言之。素隱者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則非知矣。行恠者過為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則非仁矣。是皆不

永樂大典卷五五六

二十

當勇而勇者過而失中者也。遵道而行者。智雖能擇半途而廢。則仁不能守。是又當勇而不勇者。不及乎中者也。若夫君子依乎中庸。則智能擇仁能守矣。邈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勇能不變矣。正吾夫子之事。其曰唯聖者能之。蓋謙辭爾。大抵人之所以貴於學者。求以變化氣質。而優性善之初也。若昔聖賢指示學者。以入道之門。惟在知行兩端而已。故中庸之書。自第二章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皆示人以變化氣質之方。其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特中。此中庸之標的也。曰小人曰民曰知愚賢不肖。是皆言人有生稟之異也。曰無忌憚曰鮮能曰過不及。而道之不明不行。是皆言人無變化氣質之功也。惟其有生稟之異。故或過焉。或不及焉。而均於失其中。無忌憚。即過之類。鮮能。即不及之類。惟其無學問之功。故或不明焉。或不行焉。而不能以復其中。欲求是道之明。與行則惟在知行兩盡。故自此以下。列知仁勇三達德之目。以為入道之門。是乃變化氣質之方也。蓋智能擇知也。仁能守行也。勇能不變。則知行兼盡矣。故引大舜顏子子路以明之。舜知也。回仁也。子路勇也。第十一章隱惟弗為。曰吾半途弗已。曰吾依乎中庸。邈世不悔。曰唯聖者能之。則兼知仁勇而言。則吾夫子之事也。子思子立二聖二賢。以為中庸之標的。其旨深矣。饒氏分為六

大節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道以中庸為至，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其效在擇守矯強，以變化其不純之氣質，乃中庸之標的也。首章言中和，中和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此章言中庸，中庸者天下事物當然之理，道之的也。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章明中庸之道，非惟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皆由氣質有過與不及之偏也。然專以過與不及為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又曰：知者過之，索隱之類，以人言之，則老莊之虛無，釋氏之空寂是也。賢者過之，行恆之類，以人言之，則仲子之廉，子曾之逸是也。第五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此章行字是承上章知字而言，鮮能知味之知道，由不明所以不行，而道之不行，由於道之不明也。獲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大知之事。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通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能知能擇也。第七章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菴月守也。此章說得知字十分重，不但說知，并

朱樂齋卷五音五十六

二十一

行處一齊包了。擇是知守是行也。第八章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仁能守也。第九章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似知，爵祿可辭也，似仁，白刃可蹈也，似勇，中庸不可能也。三者皆氣質之似，而中庸之道必學問之功，不可以氣質為也。第十章子曰：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子路勇能強也。夫南方之強，氣質柔弱，不及乎強者，社金韋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夫北方之強，風氣剛勁，過乎強者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君子之強，中庸之事也。是乃變化氣質之方，舉四者而不及他，欲學者觸類而通之也。第十一章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也。夫素隱知過，而非知行，怪者仁之過而非仁，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不能強而非勇，君子依乎中庸，知能擇仁，能守，遷世不見知而不悔，勇能不變其守，趙順孫纂疏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行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

體是道胡炳文通通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即此三章觀之夫子之言自無有不合乎中者學者所當深體而默識也自第二章至此章為第二大節史伯璿管窺輯釋於此章之末引鏡六說又詳言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處大抵只反覆說首章末說氣質後十章方說氣質之意今據其意之尤悖而又易見者辨其一二其餘前所以辯者更不再述其間有曰存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而勿正活潑潑地者也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謂之無矯拂猶之可也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謂之皆自然則似有不可者矣况體立用行正以其有存省之工乃臻於是便是使然而然如何皆以為自然得以此見得不說氣質終費回護而躋漏終不可掩竟何益哉且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程子借以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耳蓋洞見道體則自然知道之不可離矣若存省之工則是因道之不可離故存天理遏人欲使不至於離道耳固非但欲為此以見道也唯存省不至則體認不真體認不真則存省不力固非判然二事然戒懼慎獨則主存省而言程子此論則

主體認而言亦不可不究其所主之異乃混而言之也引彼證此似隔一膜然雙峰却謂朱子或問之說少失程子之意而其所自為說則曰子思是要人識此道程子是要人體此道又引觀川流而說謹獨之意為證則是正如孟子本文之意當以集義為事而不可預期其效不必如朱子所謂借也如此則集義是工夫生氣是功效若以預期其效為不自然則可若付之自然而不以集義為事是即忘其所有事矣而可乎若又以集義為自然下工夫為正助而不自然則學者兩無所據天下豈有集義而不下工夫者哉亦終歸於忘其所有事而已政恐以此為自然而可以生氣可以致中和天下無此理也又有曰云云唯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戒懼慎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云云此已於彼處辨之矣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則為中已發則為和云云此亦已於第二章章下辯之矣右己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仁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熊禾標題事義知去聲造七列反致時融堂管見自君子中庸而下節即辨明至此收拾在依

乎中庸一句方結盡上十章之意益祿與權窺豹管此上十章發明第二章之義而第一章正發明堯舜禹相傳之意即尚書允執厥中之註也而此十章又尚書之疏義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二十三